

第13次会议逐字记录 \*

主席: 胡伊尼先生(突尼斯)

嗣后: 富恩特斯·伊瓦涅斯先生(玻利维亚)(副主席)

目 录

议程项目33: 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

\* 按照第十三次会议所作的决定分发。

本记录可以更正。

请更正在一份印发的记录上,由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  
在印发日期后一个星期内送交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  
(联合国广场2号DC2-750室)。

各项更正将在本届会议结束后按委员会分别汇编成单册。

Distr. GENERAL  
A/SPC/47/PV.13  
11 November 1992

CHINESE

上午10时25分开会。

议程项目33

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

主席(以英语发言):各位成员可忆及,关于在全会上将得到直接审议的这一项目,大会已决定将允许那些对种族隔离问题有特殊兴趣的组织和个人在特别政治委员会听证。在其10月9日召开的第二次会议上,委员会决定将10月22日定为提交听证请求的截止日期并在听证之前的一次会议上审议该期限前收到的所有请求。委员会随后在其10月30日的第八次会议上核准了载于文件A/SPC/47/L.4和增编1-8中的听证请求。

我提议根据历年的惯例,委员会要求对这些听证做出逐字记录。

就这样决定。

LH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愿请在与议程项目33有关的听询中所有发言人将其发言限制在“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这个主题上。

第一个发言人是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代表费科先生,我现在请他发言。

费科先生(以英语发言):谢谢主席先生允许我代表被剥夺的阿扎尼亚人民的民族愿望的真正卫士,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泛非主义者大会)在特别委员会发言。

以为南非政权认真在南非进行根本变革的欣喜在继续增加,这一骗局在继续扩散,那些宣称致力于摧毁种族隔离和消灭殖民主义的人正用各种各样的借口与南非作交易。事实显示,这些变革不是根本性的,并且不能摧毁种族隔离。

南非政权继续愚弄全世界。这里是一些关于南非局势的事实:那里有500多名政治犯。另有310名因起源于种族隔离殖民主义制度的所谓罪行关在死囚牢里。南非

外交部长皮克·博塔先生于1992年7月16日告诉安全理事会,所有犯人都已释放。然而,该政权最近又释放了大约150名政治犯。它宣称该政权将于11月15日以前释放其余的政治犯。与此同时,南非政权在其少数种族主义议会中提交了一项议案。该议案使南非政权的所有罪犯免于受罚,而不公开这些罪犯的罪行的性质或其身份。因此,该政权正在用其罪犯换取政治犯。这严重违反了1989年12月14日的联合国宣言。释放政治犯是创造一种有利于谈判气氛的条件。释放政治犯从来不是一个谈判的题目。

无论如何,让我提请委员会注意这一事实:在于1992年9月释放的所谓政治犯中有南非政权的罪犯。其中之一是巴伦德·斯特赖多姆。1988年11月,他在比勒陀利亚市中心在光天化日之下枪杀了8名无辜的非洲人。斯特赖多姆在作为一名所谓的政治犯获释之后发誓,如需要,他将再开杀戒。他说他相信每个非洲人每天都在试图把国家夺回去。他就在他于1988年杀害了种族隔离受害者的地点召开了一次新闻发布会,宣布他的意图,这证明了他的不可救药的犯罪心理。

在南非存在着种族灭绝暴力。每天有15个人死去。博伊帕通和西斯凯只是冰山的一角。自从德克勒克先生成为南非种族隔离的领导人以来,已经发生了50起重大的屠杀。德克勒克先生把每件事都归咎于所谓的黑人对黑人的暴力。他否认在他的兵营中存在着第32水牛营、南非特种镇暴队以及其他雇用兵和行刑队。但是,1992年7月15日,在安全理事会会议的前夕,他却宣布他正在解散这些种族灭绝的工具。他并没有解释他怎么能够解散某些并不存在的东西,某些他宣称他一无所知的东西。

南非保安部队在所谓过渡时期与正在进行的暴力和破坏非洲社区的稳定的活动有牵连。人权委员会在其关于1990年7月-1992年6月期间的报告中列举了5700起已知的暴力事件。还有更多的事件没有列举。与这些事件有牵连的部队如下:保安部队,1790起;南非保安部队阵线,2782起;突击队,225起;白人右翼部队,207起;其他部队,696起。300人在火车和公共汽车上受到任意射击。

德克勒克先生还利用3月17日的公民投票来欺骗和迷惑全世界,以使其认为他严肃对待真正的谈判。但事实上,在那次最为为人所误解和曲解的公民投票之后,南非议会为其军队拨出了111 240亿兰特的预算。该政权还拨款50亿兰特用于秘密行动。这笔款额无需受到审计。与此同时,受压迫和剥夺的非洲人继续象苍蝇一样死去,尽管南非有一支114 000人的警察部队,是非洲最庞大的警察部队,但这支警察部队只保护白人,而被埋葬的却只有非洲人。

泛非主义者大会已呼吁在国际监督下可核查地把所有雇用兵驱逐出该国。伴随着南非政权对非洲人冷血的种族灭绝的,是大规模招募移民,尤其是来自东欧国家的移民。屠杀非洲人的目的是在数量上减少非洲居民。在有一项新的民主宪法和一个民主选举产生的多数人政府之前,必须停止招募欧洲移民。

还必须指出,尽管有“全国和平协定”,已经丧生和继续丧生的人更多了,毫无变化地经常一再到坟场去的只有非洲人。南非政权任命了戈德斯通委员会。该委员会把种族隔离的受害者,而不是施行种族灭绝暴力的人拖到其面前。

南非政权用甜言蜜语愚弄了全世界,以便掩盖其以不同的伪装使种族隔离少数人统治永久化的双重意图。这些甜言蜜语包括“全国和平协定”、“争取民主南非大会”、“动乱地区”、“过渡政府”、等等。“动乱地区”是该政权用于紧急状态的措词。最近在“动乱地区”的名目下在克拉多克、奥伊滕哈赫、伊利沙白港等地区宣布了紧急状态。

南非政权蔑视了1989年12月14日联合国宣言,却逍遥法外。该政权阻挠由一个民主选举产生的制宪大会起草一部宪法。该政权现在正策划一个它称为“过渡政府”的政治骗局,它将象控制“争取民主南非大会”一样控制该政府。因此,“过渡政府”的主要目的是推迟新宪法的起草并延长少数人种族主义统治和对没有投票权的本地非洲人大多数的压迫。

南非政权赞成一个“过渡政府”,但却不赞成一项给予非洲人大多数投票权的新宪法的真正原因是,根据1983年种族隔离宪法,它必须在1994年3月以前举行选

举。该政权希望用“过渡政府”来使制裁得以取消。该政权希望用该政府中的几张黑人面孔来再次欺骗全世界,使其相信它正在摧毁种族隔离。这还将使该政权能够宣布紧急状态,不经审判拘留种族隔离的反对者并使自己合法化。

泛非主义者大会已经告诉该政权,它不接受所谓的过渡政府,但是接受一个让国际社会参加其监督,由所有希望当选为起草新宪法制宪会议成员的政治组织以及非洲统一组织和联合国组成的过渡当局。

FP

过渡政权的目标是找出直接影响过渡的问题。目的是为确保自由和公正的民主选举过渡得到国际和当地的参与。泛非主义者大会确定了以下四个领域:监督立宪会议的选举;控制公有的电子新闻媒介--电视和收音机;控制保安部队;控制与上述三个项目有更具体联系的预算的具体部分。

这个想法并非要卷入与过渡没有直接联系的无关的问题。在过渡期间,南非政权必须被看作是一个少数白人的非法殖民结构。一定不能允许它将自己变为所谓的临时政府并吸引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机构的资金。只有在看到政府以按照被剥夺的大多数非洲人的民族愿望和1989年12月14日的《联合国宣言》民主地制定和通过的新宪法为基础时,这种财政援助才能流动。

《联合国宣言》本身特别讲到:

“制定和通过新宪法的进程和过渡到民主秩序的拟定的过渡安排和形式,包括举行选举。”(第/S-16/1号决议,第8(c)段)

《宣言》说这将表示解除种族隔离制度的不可扭转性,而不仅仅是德克勒克象在争取民主南非大会上那样担任一个角色和裁判的所谓的临时政府。

去年,由于南非政权及其朋友激起的欣喜的心情,联合国决议被冲淡了很多。现在已经过去了一年,种族隔离的受害者所得到的只是死亡和他们人口的减少,而白人却在玩他们的橄榄球、网球等等,甚至玩到巴塞罗纳奥林匹克运动会。在为南非所谓的许多积极变革感到的欣喜之中,德克勒克先生赢得一次又一次的奖励,并在种族

隔离的南非以外的所到之处受到几次隆重的接待。

体育抵制也被解除了。泛非主义者大会反对解除体育抵制。我们仍然是这样的态度。我们认为,讲得温和些,用允许他们玩他们的橄榄球、曲棍球、网球等等来交换该政权对我们的人民犯下的种族灭绝的罪行,而我们却象苍蝇一样死掉,是不公正的。南非代表团去巴塞罗纳奥林匹克运动会,而我们却在掩埋博伊帕通和其他大屠杀的受害者。博伊帕通大屠杀的受害中有伊丽莎白·恩达玛塞夫人、一位85岁的老祖母,阿隆·莫索彼、一个9岁的孩子,和几名怀孕的妇女。

南非向巴塞罗纳奥林匹克运动会只派了10名非洲人,而白人有86个。这是在一个白人只构成人口13%的国家。谢里尔·罗伯茨小姐参加了巴塞罗纳奥林匹克运动会。这是她简要的证词:

“我们是唯一有两面旗帜的国家,一面是南非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南非奥委会)的旗帜,当然还有南非白人走到哪带到哪的种族隔离的南非的旗帜。虽然所有人都知道我们是在什么情况下竞争,但有些人公开地谴责南非奥委会的旗帜,而其他人则拿着开玩笑。

“一位运动员对她的经纪人说,‘我们也不升南非的旗帜,获奖又有什么用?’。当我们回到南非时,两拨南非人欢迎了我们——黑人为黑人队员欢呼,他们肯定尝到了缺少对手的滋味。

“我想‘我们怎么能够自己愚弄自己呢?’。三个星期以来,我们告诉世界,我们是一支团结的代表队,但是在扬·斯穆茨机场,现实却摆在那里,让大家都可以看到……如果旗帜的问题是要吞下去的一颗苦果,想到我们的贫困住区就更糟了。白人往富足的郊区的方向去了,现实摆到了我们的面前。因为所有人都能使用奥林匹克运动会同样的设施,我们联合了三个星期,但回到南非情况又和以前一样。”

南非政权到今天也没有废除《人口登记法》或《国内安全法》。它仅仅修改了这些法案,从而以彻底的蔑视对待1989年12月14日的《联合国宣言》。1992年10月

21日,几位泛非大会成员根据《国内安全法》被拘留。其中有桔子自由州地区的分会主席约翰尼斯·吉基拉先生、戴维·马特少恩先生和皮特勒斯·莫特拉茨·莫罗尔文先生。回国的流亡人士受到骚扰,许多人被杀死。的确,流亡人士遣返全国协调委员会证实,由于一系列的骚扰行动,遣返进程受到不利影响。许多回国的流亡人士要再次离开南非。

某些势力正在企图以虚伪地声称种族隔离已经死亡来背叛种族隔离的受害者。真相并非如此。真相是这些势力现在正在照顾他们自己的利益,而不是那些种族隔离受害者的利益。泛非大会不会允许南非种族隔离和殖民主义的受害者受到背叛。用我们的创始主席曼加里索·罗伯特·索布克维教授的话来说:我们不会偏离。我们不会后退。我们不会损害被压迫者的利益。我们不会松懈。我们不会含糊其辞。我们将取得胜利。

那些被南非的装饰和表面的变化所迷惑并声称种族隔离已经死亡的人现在必须向我们展现出种族隔离的尸体。他们还必须告诉我们哪些犯下种族隔离罪行的人根据《禁止和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受到这种反对人类的罪行的指控。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路德教世界联合会的代表丹尼斯·弗拉多先生发言。

弗拉多先生(以英语发言):我是路德世界联合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的主要代表丹尼斯·弗拉多。在开始发言之前,我首先要表示我们组织感谢今天有机会在本委员会发言,并表示我们衷心地祝愿它成功地完成工作。

路德教世界联合会是一个与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有磋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我们的114个成员教会共有成员5 400万人。我们在南非有三个成员教会,总数为79万人。这些教堂的大多数成员是南非黑人,种族隔离的受害者。

种族隔离的做法对教会构成严重挑战。不仅我们教会的成员在种族隔离制度下遭受苦难,而且种族隔离的意识形态的根源在于对《圣经》和基督教教义的错误解释。当种族隔离制度早期的提倡者说上帝的意旨要求将种族分开时,这是对其他地

方的教会发出的挑战,让它们说它们对信念的理解是否是同样的。答复是一声洪亮的“不”。我们认为,基督教信念的教导是在上帝面前所有人生来平等。所有人的这个实质社会超越种族、肤色、语言、文化和地理的界限。没有哪个人因为肤色而比其他的人更好。

虽然这个教导看起来可能是显而易见的,但对某些人来讲却难以接受。在南部非洲地区的其中两个路德教世界联合会的成员教会是相对较小的,很大程度上德国传统的白人教会。其中之一在南非有教徒,而另外一个在南非和纳米比亚都有教徒。

LH

由于这些教堂中的教徒未能公开和明确反对种族隔离制度并停止按种族划分教堂,因此,他们在路德教世界联合会中的会员资格于1984年被终止。虽然这些被终止的教会已于去年恢复会员资格,但是这个行动只是在几年来牧师几次访问后才采取,这些访问导致被终止的教会公开反对种族隔离并作出具体努力,以纳入南非路德教会的工作。

1984年当这些教会被终止时,路德教世界联合会大会还敦促所有路德教世界联合会会员教会采取包括抵制物品和抽回投资在内的各种切实可行的具体步骤,以便停止对种族隔离的经济和文化支持。大会还敦促他们呼请其政府制定针对南非的制裁措施,直到种族隔离完全废除为止。联合会大会声明,路德教世界联合会致力于倡导和平和积极的变革,以便实现南部非洲各社会中所有人民一律平等。

1990年,路德教世界联合会理事会曾就南非的制裁和民主发表声明,其全文如下:

“路德教世界联合会支持旨在根据庄严载入1989年12月14日《联合国宣言》的各项原则在南非实现一个公正、统一、非种族和民主国家的斗争,这些原则内容如下:

“南非应成为一个统一、非种族和民主的国家;其所有人民不论其种



族、肤色、性别或信仰如何都应享有同样和平等的公民权和国籍；其所有人民都应有权在统一和不分裂的南非在根据一个不分种族的选民名单并通过无记名投票进行普遍和平等公民投票的基础上，参加该国的政府和行政管理；大家都应有权按照自己的选择成立或加入政党，但这个政党不得推行种族主义；大家都应在有利的权利法案保护下享有普遍公认的人权、自由和公民自由；南非应该有一种保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律制度；南非应该有一个独立和不分种族的司法机构；应该创立一种促进和推动所有南非人民福祉的经济秩序；而且民主的南非应该尊重各国的权利、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奉行和平、友谊和同各国人民互利合作的政策。

“路德教世界联合会认为，只有在基于这些原则的新宪法获得通过时，才能放松对南非的国际制裁。”

我今天到此与会正是为对这项任务作出响应。

南非目前局势最令人不安的一个方面也许是去年一直进行并在某些方面有所加剧的暴力活动。南非政府通过为暴力肇事者提供资金并提供培训和阻碍向非种族的民主国家的过渡进程，并在某些情况下通过使用保安部队而间接和直接地对这种局面负主要责任。虽然以种族隔离遗产为根源的每个伤亡都应受到谴责，但今年在博伊帕通、比苏和福尔瓦尼等地发生的大屠杀，这个事实确实令人震惊。我们再次要求政府始终如一地执法，充分调查这些事件和其他事件，并将那些负有责任者缉拿归案。

我们还要求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继续调查据报导在一些非洲国家拘留营中发生的违反人权情况。虽然人们可以理解面对解放斗争的对手不断渗透有必要加强安全，但报导中提到的虐待嫌疑犯毫无道理。对这些暴行负有责任者应该被揭露并受到审判。我们赞扬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纳尔逊·曼德拉先生对这些指控表现出的坦率，并赞扬非洲人国民大会全国执行委员会为执行调查委员会的各项建议所作的承诺。

我们呼吁所有南非人行使最大限度的克制,避免采取任何暴力行动。

尽管种族隔离制度的一些法律方面已经结束,但还没有为纠正各种根深蒂固的问题采取相应的经济和政治措施。例如,土地法案已被废除,但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归还过去夺走的土地。而且也没有制定任何重要的方案,使人民能够在他们愿意的情况下获得土地。警察和保安部队仍处于白人政权的控制之下。传播媒介也主要由政府的白人联盟所控制。

曾提交议会但未通过的大赦提案后来又被国家总统委员会采纳,一些教会领导人对这项提案表示怀疑,认为该提案有效地暗示可以自我宽恕。这项提案受到反对,还因为它似乎把某些人和政府置于法律之上而破坏了今后民主社会中对法律的尊重。

虽然最近几个星期中南非几个主要政治派别彼此进行了谈判,但它们没有导致重新召开争取民主南非大会。争取民主南非大会是谈判进程得以迈向选举立宪大会的代表性论坛。的确,著名的南非路德教教徒柴努力瓦尼·西蒙·法里萨尼教长就是南非民主大会的积极参与者。

虽然南非的局势仍然十分严重,但近几个月来在国际一级已出现一些令人鼓舞的活动。这包括一些机构已决定为阻止南非的暴力采取行动。我们赞扬安全理事会通过请秘书长任命一名特别代表的1992年7月16日第765(1992)号决议和授权秘书长派遣监测人员帮助遏制暴力的1992年8月17日第772(1992)号决议。虽然已经部署了一些监测人员,但我们认为联合国增加监测人员数量并提高其可见度将对加强其效果十分有益。

我们还积极地注意到,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秘书长最近已决定任命一名驻南非特别代表,他将对非统组织观察员在那里的部署和活动进行协调。

路德教世界联合会将对南非全基督教监测方案予以支持,这是南非教会理事会 and 南部非洲天主教主教会议同其海外伙伴合作所进行的共同努力。监测方案在广泛的政治进程范畴内为监测南非暴力提供了机制。它将对向民主和不分种族的南非和

平过渡的谈判进程进行监测并提出报告,还将对谈判伙伴决定的选举程序进行监测并提出报告,以便协助所有南非人参加选举进程。

第一批全基督教监测人员,即一个由著名人士组成的小组已于9月底发表了一份值得注意的报告。他们发现在南非他们所访问的任何地方,人民都表示监测人员十分必要,“因为他们的存在具有减少暴力的作用”。“我们被告知”,他们接着说,

“可以用统计图表显示,在监测人员在场时,暴力事件的数量,特别是大规模示威中暴力事件的数量有所下降”。

LM

他们的各项建设中包括建立任期有限的临时政府,该政府的任务是要监督司法的执行情况以及向有民主代表性的政府迅速过渡。他们还说,尽管《全国和平协定》仍然是解决暴力的基础,但是,他们听许多人说,该协定在其机制方面以及在其执行的方式方面有着严重的缺点。他们说,尽管有些派别签署了《协定》,但是他们还是无视其原则。他们并且有这样的印象,即《协定》对政府及其家园结构的责任要求低于黑人社区的责任要求。他们的结论是,必须毫无歧视地执行协定。

去年,世界路德教联合会理事会鼓励其属下的各教会研究1991年2月在澳大利亚的堪培拉举行的世界教会理事会大会的发言。在发言所作的各项建议中,其中有些建议的主要内容国际社会应当继续奉行:首先,坚持制裁,继续对其银行和跨国公司开展不投资的运动,直至所有种族隔离法都已废除,种族隔离的结束被宣布为不可逆转;第二,提供有关南非局势的准确信息;第三,与当地南非非政府组织合作,实施安置返回家园的人的方案,并为种族隔离之后的南非制定重建社会的计划。

上月月底,在哈拉雷举行的全非教会大会上,德斯蒙德·图图大主教强调指出了需要建立临时政府,选举立宪大会的迫切性。他说:

“我们不能再拖延了。对解决南非危机方面我们每拖延一天就意味着我们的人民死亡的增加。”

我感谢有此机会向委员会陈述我们的意见。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各宗教团体企业责任中心的唐娜·卡钦女士发言。

卡钦女士(以英语发言):我的名字是唐娜·卡钦,我是各宗教团体企业责任中心南非方案的主任。我代表250个美国和加拿大宗教机构投资者的20年的联盟,今天上午很荣幸地向委员会发言。

回顾过去一年里南非的历史,有许多是值得庆贺的,但是令人悲哀的也许更多。南非政府的确解除了种族隔离立法的某些内容,并且参加了争取民主南非大会。南非政府还同意限制使用文化武器,管制旅社并释放剩余的政治犯,国际社会必须坚持要求比勒陀利亚保证履行这些承诺。

不过,南非的种族隔离结构仍然根深蒂固。目前施加的国际压力对于实现联合国关于种族隔离及其对南部非洲的破坏性后果宣言中列出的最基本的,但仍然遥遥无期的目标是极为关键的,即把南非转变成一个单一的,无歧视的民主国家。

民主道路上存在着障碍。尽管南非大多数人民和国际社会迫切希望南非即将实现民主与和平,但这还未成为事实。仅在博伊帕通和比索两地有国家支持的屠杀就使原已超过7 000多南非人的死亡名单上又增加了70个,其中主要是有色人种,这些人是自纳尔逊·曼德拉从监狱获释之后爆发的极为严重的暴力事件中被杀的,对这些事件中,政府有时无法制止,有时又不愿制止。

上星期五,也就是10月30日,南非教会理事会发表了一项声明,声明的开始是这样的:

“南非教会理事会担心,在纳塔尔不断发生的暴力事件可能会在该地区造成内战,然后扩散到全国。我们还为处理这一局势所必须花费的精力而关切,这种精力是完成在全国建立临时政府以及建立新体制的重大任务所迫切需要的。

“最近的死亡情况,其中包括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雷杰·哈德比的死亡,表明

了破坏整个和平进程的阴险预谋。”

我要向国际社会指出另一项历史事实。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伦敦受到轰炸时2600人死亡被认为是极度的悲剧并且促使国际上开展了协调的军事反击运动。死亡人数近3倍于上述数字、目前在南非发生的灾难更要求国际社会尽其一切力量迫使比勒陀利亚采取早就该采取的步骤,将权力转交给负责在尽短时期里实现立宪民主制度的有代表性的临时政府。

比勒陀利亚没有采取必要措施,制止这一暴力,并允许地方管理部门任意限制政治活动,它同时还继续采取其他策略,拖延和破坏民主。这一勾当的一部分是在幕后进行的。例如今年7月政府就施加压力,阻止进步的企业领导人与南非工会大会达成协议,协调加速政治变革的措施。

其它一些步骤同样公然不顾调解各方,达成政治解决办法的目的。这些步骤的一些实例包括公开的行政倡议。正如前面所提到的,这些倡议中有些是要求实行大赦的建议,其中包括对保安部队中犯有暴行的人员的大赦,这一建议在目前的情况下遭到南非解放运动的广泛拒绝。这些向民主与和平过渡的障碍仍然存在,因此国际社会有理由怀疑比勒陀利亚是否愿意放弃权力,也有理由怀疑其行动的诚意。

在南非政府及其所代表的少数人利益集团拖延移交权力的同时,他们还在帮助巩固其对经济的控制。早先的实例是,去年秋天实行了增值税,这造成了当时在南非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罢工。尽管比勒陀利亚在这项措施中是听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意见的,但是它却没有听取其周围民主组织的意见,这些组织包括了100多万组织起来的工人,他们反对在建立代议制的政府之前改变南非的经济状况。

最近的事例是土地问题。比勒陀利亚决定向私人出售国有土地,并将其中一部分转交给一些家园——如瓦祖鲁、雷博瓦和柯瓦柯瓦,在历史这一阶段还仍然支撑道德沉沦的班图斯坦制度,这是令人发指的。

在这一过程中,国家不仅通过巩固其政治和经济权力而阻止了民主,而且还耗尽了今后民主政府为处理种族隔离所遗留下来的灾难性经济和社会局面所迫切需要的

资源。

此外,比勒陀利亚的政策及实际行动上的强硬态度使南非经济进一步陷入自1904到1908年以来最严重的萧条。南非被扭曲的经济目前已进入第三年负增长,其1992年的人均收入低于1977年。南非的财政部长德里克·凯斯于9月份报告说,固定总投资数额已经由1989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的21%下降到1992年的16%。这意味着,南非的公司仅能勉强担负维持其业务所需要的投资。

FP

由于对大多数人口的经济征服限制了国内市场,有色工人的生产力遭到种族隔离教育、保健、土地、住房和就业政策的严重破坏。

同时,按种族划分的双重、三重和四重种族隔离结构、臃肿的文职制度和不断进行的秘密行动造成了庞大的国家预算,并为了非生产性和实质上是破坏性的目的浪费了宝贵的资源。为了躲过国际压力,比勒陀利亚还在石油之类的产品上支付了“种族隔离酬金”,并执行了诸如扩张进口替代的一系列政策。这些措施总共大约花费了南非300至400亿兰德。

此外,据南非基金会主任指出,对国家经济的管理不善每年使南非损失额外的2%的增长,或600亿兰德。这些因素使得南非干旱和国际性衰退已经造成的破坏影响大大恶化。

最后,剧烈动荡的投资气候继续使人不敢在南非进行新的长期贷款和投资,实际上使该国无法进入重大国际金融市场。南非财政部长德里克·基斯上个月指出,在经济恢复健康增长之前,必须建立一个有代表性的临时政府并制止暴力。

显然,如果比勒陀利亚继续拖延建立有代表性的临时政府,它的停尸所中将塞满黑人的尸体,其经济将继续遭到破坏,从而危及一个有生命力的民主国家从废墟中诞生的可能性。

目前,有一些国际战略性措施能够增加要求比勒陀利亚向民主发展的压力。实际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上午来到这里。除了政治措施之外,财政和企业压力也

很重要。

自从1985年以来,南非的历史表明,财政压力证明是促使比勒陀利亚进行改变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在今后几个月里,需要采用以下财政策略来迫使比勒陀利亚停止暴力并真诚地开始加快向有代表性的政府过渡。

首先,正如南非解放运动、工会联盟和南非教会理事会所强调的那样,现在还不是向南非任何借款人提供新贷款的时候。现在提供新贷款向比勒陀利亚发出了一个危险的信号,即迄今为止的改变足以赢得国际社会的道义和财政支持,不需要再进行进一步的改变。我们谨赞扬摩根担保公司去年决定不向南非独立开发信托公司提供新的时机尚不成熟的贷款。

尽管没有多少人提供长期贷款,但一些欧洲银行提供了较短期的贷款。此外,国际社会也应阻止在南非银行进行新的投资。

第二,随着南非第三项临时重新安排债务协定在1993年到期,除非并直到建立一个有代表性的临时政府,否则国际债权人不延长该协定,这是很重要的。

如果把临时政府的建立作为重新安排该协定的条件,国际银行和影响这些银行行为的人能够加速南非向民主和经济稳定的过渡。

第三,现在应当迫使同南非有重大联系的银行断绝这种联系。这些联系不仅包括直接投资于业务活动,而且也包括日常的交易关系,包括银行业务联系,这促进了南非的国际金融和贸易。必须施加更多的压力,直到断绝这种联系。例如在美国,花旗银行、大通银行、华美银行、摩根银行和银行家托拉斯之类的银行同南非银行保持了业务联系。

华美银行值得特别注意,因为它在两年前根据原则决定关闭其南非对应帐户之后,去年又蓄意决定重新参加银行业务联系。在华美银行今年同汉华银行合并之后,不仅没有维持其禁止同南非银行保持这种商业关系的政策,新的合并后的华美银行却存心保持其伙伴银行的业务联系。重要的是,增加南非的财政孤立不仅迫使比勒陀利亚加快建立一个临时政府,而且也向当地的运动提供了支持。例如,南非全国公

民组织要求国际银行不要同该国境内的银行做生意,例如南非的第一国家银行--前巴克利银行,该银行继续借钱给比勒陀利亚,同时却歧视城镇的借款人。

第四,国际社会应当阻止南非的资本外流,重建一个民主南非急需这些资本。最近,国际社会向越来越多的南非公司出售资产,它们出口资本购买外国资产,例如美国的德尔蒙蒂集团企业,德国的汉诺威造纸厂、联合王国的亨利-安斯巴赫控股公司和英国联合信托银行。

同样重要的是,除了银行之外,跨国公司不要在建立临时政府之前在那里投入新资本或扩大现有业务,从而破坏要求南非改革的其他外交、立法和经济压力。这意味着应当保持例如150个美国地方政府实施的制裁,这也意味着在移交权力之前国际上必须继续努力阻止在南非的新投资。

但是,这样做并不太难,因为--至少在美国--多数银行在看到一個更稳定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之前不会进行新的投资。今年春天,各宗教团体企业责任中心收集了一些美国公司的声明,表示在临时政府或类似机构建立之前,它们将不会在南非扩大业务或投入新的外国资本。

尽管现在需要继续施加压力,确保南非把权力移交给一个受权领导该国走向立宪民主的临时政府,一旦新的过渡政府--一个民主政府--建立之后,就必须改变国际策略。一旦这样一个有代表性的政府建立之后,将需要开始解决种族隔离、畸型发展和经济管理不善遗留下来的经济民主议程上的大量问题。

为了让现政府开始帮助其所有人民享受《联合国人权宣言》规定的权利,需要采取额外措施。扭曲现象是惊人的。半数以上的南非人失业,1 600万人--黑人人口的三分之二--的生活低于维持生存的水平。400多万南非有色人被赶出自己家园,到2000年时将有700万人无家可归。还可提供更多的统计数字。

因此很显然,新的投资和大量国际资助对南非新的政治和经济民主的发展与稳定至关重要。但是,国际投资者纯粹凭兴趣提供的杂乱无章的投资或跨国公司以其在种族隔离之下所习惯的方式做生意都不利于这一事业。



相反,国际社会将需要遵循南非人民以及为其工作的民主组织确定的优先次序和参照标准。由于以前在编写企业行为守则时这些组织在南非遭到禁止,多国公司现在应当准备听取和遵守经过整合之后的这类南非标准。各国公司现在也应当考虑它们今后能够对这些倡议提供什么资助。

FP

联合国一些机构在与南非各组织协商下正在采取的步骤是值得赞扬的,这些步骤的目的是初步计划联合国系统怎样能够帮助南非在与消除种族隔离的任务微妙配合的情况下处理其社会经济议程。今年5月在温得和克举行的会议和联合国协商一致的第46/79 A号决议是朝着这个方向采取的重要步骤。

迄今为止,南非工会大会,全国工会理事会,南非教会理事会,南部非洲天主教主教会议和非洲人国民大会都已采取措施,为今后在南非的国内和国际公司制定行为标准。虽然目前它们还没有都签署一项单一的文件,但它们的立场所共同包含的原则都有以下基本内容:积极行动,平等待遇,工人的权利,教育和培训,环境保护,社区的社会责任方案和责任制。

这些原则可以大有助于加强南非的平民社会,并为一种有活力的伙伴关系打下基础,从而使公司,社区,联盟,宗教和政治组织能够建立一种新的政治和经济秩序。今后,各国政府可以支持这些机制,并帮助建立监测和传播这种标准的机制。通过这样做,它们将帮助确保本国公司遵守国际标准,并对南非的重建作出最有效的贡献。

但是,国际社会必须继续遵循过去的方针。联合国需要继续支持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和反对种族隔离中心的领导和积极作用。需要联合国和所有会员国作出共同努力,以迫使比勒陀利亚遵守其协议,并支持南非的民主力量。为了阻止暴力并确保南非的民主未来不致于失败,我们国际社会必须继续施加压力。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非政府组织人权委员会南部非洲问题小组委员会的维尼·伯罗斯女士发言。

伯罗斯女士(以英语发言):我以小组委员会主席的身分,代表纽约的非政府组织

人权委员会南部非洲问题小组委员会成员表示感谢给我在特别委员会中发言的机会。我们是一个由反对种族隔离积极分子组成的来源广泛的小组,我们成员来自宗教,青年,妇女,劳工,非裔美国人和非裔加勒比人社区各个方面。我们坚定地致力于支持南非的黑人多数的斗争和促进实施1989年联合国一致通过的里程碑性的《关于种族隔离及其对南部非洲破坏性影响的宣言》。

在今天的南非,乐观主义是一种稀有的商品。两年之前,国内和国外的压力迫使德克勒克宣布60多个受限制的组织为合法,释放纳尔逊·曼德拉和其他政治犯和被监禁者,暂停执行绞刑,取消《公共设施隔离法》以及取消大部分紧急条令。两年后的今天,城镇内发生的不断升级的暴力使8 000多黑人丧生,并使多党谈判论坛争取民主南非大会停止活动。

种族隔离制度的遗产和通过有色眼镜看待世界的种族隔离心态必须对由博伊帕通和比索的大屠杀所充分表明的秘密国家恐怖承担主要责任。德克勒克的政府必须对秘密的“第三支力量”负责,这支力量植根于警察阴谋中,并牢靠地置身于南非国防军,情报部队和安全体系中。

西斯凯家园是种族隔离的产物和创造物。它的存在本身就证明,种族隔离没有死亡,而是颇有活力。德克勒克不能逃脱对家园中发生的大屠杀的责任。例如,有清楚的证据表明,西斯凯国防军与南非国防军公开勾结,进行广泛的偷袭,镇压和恐吓成为司空见惯的事。袭击队以手榴弹袭击积极分子和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的家,这已成为一种明显的杀人和暴力形式。

德克勒克显然缺乏作出全国性反应以消除有计划的暴力的政治意愿,这种暴力已经使数千人丧生并破坏了更多人的日常生活。屠杀和暗杀已造成了一个日益严重的难民问题,这个问题已成为一场危机。作为最脆弱的社会成员的妇女和儿童受害最重。

虽然政府要对暴力负主要责任,但所有部分的政治领导人都应该接受不拖延地进行会谈和调解分歧的义务。尽管在许多具体例子中无疑存在着极端的挑衅行为,

但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纳尔逊·曼德拉明智地承认需要实行克制和纪律。全非教会会议响应了他的呼吁,该会议建议,非洲统一组织应让宗教社区在缔造和平过程中,以及在必须医治创伤和和解的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人们正在谈论的在签署1991年缔结的和平条约的各方之间的多党谈判的范围内举行和平问题首脑会议的可能性,是朝着结束暴力采取的有意义和负责任的行动。

完成成立一个一人一票的新南非的艰巨而长期的任务最终取决于南非的黑人和白人。南非日益恶化的经济正由于目前的政治僵局和全球的衰退而受到严重破坏。过去这三年半的衰退是80年来持续最久的衰退,已在南非造成250 000人失业。投资和公司利润是20年来最低的。无偿付能力的现象急剧增加。预期1992年的经济将连续第三年继续下降。年度增长等于零。黑人失业率达到40%,白人失业率为10%,这两者都在继续上升。政客和经济学家说,唯一的长期解决办法是经济增长,但南非需要首先实现政治解决。

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社会可以在帮助南非共和国朝着实现临时政府和立宪议会方向取得迅速进展方面发挥决定性作用。令人遗憾的是,一些国际放松了对南非共和国的经济有重大影响的资金限制。我们敦促继续进行全面和强制性经济制裁。同样,我们敦促继续实行武器和石油禁运。

LH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张双轨政策,既对南非当局施加压力,同时又向种族隔离的受害者和反对派提供人道主义、法律和教育救济和其他形式的援助。这项政策明智与否,可在南非实现不可逆转的政治变革和解决一些因种族隔离造成的社会经济失衡状况的根源方面,起决定性作用。最终目的是建立一个新的民主、非种族和无性别歧视的南非,这样一个南非将是对争取地球上人人和平与正义的国际社会的一个可喜的补充。

南部非洲问题小组委员会下列成员已在该声明上签字,它们是: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国际妇女争取和平与自由联盟、灰豹党、反对南非种族隔离修女会、美利坚

合众国浸礼教会全国大会、世界工会联合会、布鲁克林教会中心、世界卫理公会女教徒联合会以及国际农村重建学会。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比阿特丽特·冯·罗默女士代表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发言。

冯罗默女士(以英语发言):感谢你让我有机会再次代表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在本委员会上发言,本联合会代表世界各地1亿多工人。

如果我们今天有理由希望种族隔离制度不久将加入被人民意志推翻的残暴政权的行列的话,这在很大程度上必须归功于南非独立、无种族差异的工会。骚扰、监禁或死亡的恐惧都未能阻止他们争取一个自由、民主南非的英勇斗争。

然而今天,工会运动再次面临一种致命的威胁,南非境内仍在持续的暴力清楚地把民主运动作为打击对象,目的在于破坏其活动。工会活动者、工人和社区领袖已经遭受杀害,受到死亡威胁,或成为暗杀的对象。最近一起发生在10月22日,3名枪手向西角居民协会秘书约翰逊·姆布肯巴先生的汽车开枪,使姆布肯巴先生受伤。该协会参与一系列的社区服务,如象移民工人提供法律咨询,设立一个托儿中心和改进招待所四周的设施。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已要求对这一开枪事件进行全面调查。

今年4月,南非工会大会纳塔尔北部地区秘书赛弗·塞尔先生的住房被一枚炸弹炸毁,造成1人死亡。这不是对塞尔先生的第一次袭击。南非工会大会报告,他的住家以前曾遭受一群暴力分子的袭击。第二天上午,他被警察拘留,并遭受严重殴打。当他在医院治理伤痛时,又有汽油弹扔进他的住房。

5月,南非金属工人全国工会总书记摩西·梅亚基锁先生和另外3人被捕,理由是他们拥有2把没有执照的手枪。梅亚基锁先生和他的许多同事已受到威胁,遭到骚扰,使他们担心杀手队在策划杀害他们。南非工会大会透露,在收到这些威胁之后,梅亚塞锁先生曾向警察申请带枪执照,但没有答复。它形容这次逮捕是“警察和政府剥夺我们采取任何措施保护自己生命的企图”的一部分。

今年夏天,博伊帕顿大屠杀造成38人死亡,震撼世界。这一事件悲惨地证明,南

非政府没有确保城镇和全国和平与安全的承诺。在这之前,南非金属工人全国工会已经警告了一年多,这个英卡塔据点的招待所已经成为暴力的来源。进行这场屠杀的正是该招待所的居民。在这次屠杀前,该招待所居民已10次袭击当地居民,造成50人死亡。

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南部非洲协调委员会10月22日至23日举行第42次会议,对南非境内继续发生暴力、社会残暴、杀害工会活动者和工人表示严重关切,并表示,暴力使自由的政治和自由工会活动无法进行。该委员会还承认,南非政府及其机构,包括武装力量和警察,以及财政独立和不负责任的邪恶的武装团体对组织暴力和建立伪造组织负责,目的正是为了破坏民主运动。由种族隔离的移民劳工制度造成的单性招待所,是推行这项政策的一个工具。

该委员会承认,解决暴力的唯一办法是通过一项政治解决和使武装部队对一个民主政府负责。但与此同时,该委员会要求警察和司法机构起诉暴力的肇事者,敦促有关各种势力行使克制,寻求和平办法解决政治冲突。它高兴地看到国际社会在南非境内监督暴力的作用得以扩大,特别是联合国的工作,这些工作已经产生了节制的影响。它呼吁联合国在这一进程中发挥更加广泛的作用。事实上,增加联合国的存在将符合秘书长《和平纲领》的目标。

就我们而言,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将用我们所掌握的一切手段,继续支持民主的工会运动,坚决阻止向南非移民,并支持南非境内旨在建立一个以平等和社会正义以及充分尊重人权和工会权利原则为基础的民主社会的谈判进程。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南非无种族性奥林匹克委员会代表丹尼斯·布鲁特斯先生发言。

布鲁特斯先生(以英语发言):借此机会,我们应当衷心感谢联合国及其机构为协助南非建成一个公正和民主社会的斗争所作的巨大努力。

还应在现在承认南非人民在我们的斗争中所作的巨大努力,特别是承认各解放运动和非洲人国民大会及其领导作用。

虽然有理由高兴和感激,但也必须承认,斗争还没有结束,我们面前还有漫长的道路。因此,现在也是审查已经采取的行动,并对进展速度提出一些问题的时候。提出这些问题的人曾在国内外积极参加斗争,他们曾同纳尔逊·曼德拉先生、奥立佛·坦博先生、非洲人国民大会其他领导人和参加解放斗争的其他人士一起,在罗本岛上坐牢服役。

FP

令人不安的是,国际上有一种普遍的印象——我刚从日本回来,在日本我就注意到这种情况——即在南非斗争已经结束,通向民主社会的道路是畅通的。这是新闻媒介广为树立的虚假的印象,这种印象必须得到纠正。

简单的事实是,尽管纳尔逊·曼德拉已于1990年2月获释,但是,在他的国家仍然不能参加选举,对于南非的大多数人民来说也是如此。这是一种无法容忍的局面。使局面变得复杂的事实是,德克勒克政府在其盟友,即那些种族隔离机制的支持下,继续拖延并建议延长这个过程。南非驻纽约总领事馆编辑和出版的《南非这一周》这份出版物1992年10月13日至19日这一期中的一份声明清楚地证实了这一点:

“立宪事务部长鲁尔夫·迈尔在电视节目‘星期里斯来伯特’中说,在1993年最后一个季度之前绝对不会举行民主选举。”

与此同时,反对种族隔离政府的运动已陷入一系列蹒跚不前的会谈,这种会议取得的进展甚微,而且只是导致了混乱,蒙蔽了人民。更为糟糕的是,在努力推翻种族隔离制度时,它们处于谋求种族隔离制度的傀儡和代理人的支持的荒唐状况。

也许由此产生的最为严重的后果是,广大人民每天都对此深表不满。1992年10月29日的一封信就概括了这种状况:

“南非的形势仍然十分糟糕。在可预见的未来,我们看不到任何改善的希望。由于各种权力集团都在为自己谋求私利,正在酝酿的是未来的动乱……只会令人更加绝望。”

在体育领域也是同样的状况,而多年来我一直在该领域发挥主导作用,占少数的

白人仍然紧抱着他们的特权,结束体育领域的抵制使他们成为主要的获益者。这在人民中引起了深刻的不满--在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非国大)举行第一次会议时,我在给纳尔逊·曼德拉的一封信中就预测到这种不满。当时我的观点是该决定是不成熟的。非国人的一位发言人的玩世不恭的推测,即这是“赢得白人选票的一种办法”,已被证明是虚假和机会主义的。《城市新闻》1992年10月18日刊载的声明就指出了这一点:

“作为正在巡回比赛的南非橄榄球代表团的唯一的黑人,杰基·亚伯里罕仍然不能肯定他作出到欧洲来的决定是否正确……在巡回比赛中种族情绪仍然高涨……对于成千上万新一代的黑人和有色人种运动员来说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我们的印象是,统一只是帮助了白人。”

那该怎么办呢?目前令人不满的局面必须得到纠正。必须采取迅速的行动来实现真正的民主。用手段图谋私利和搞背后交易的作法必须停止。必须和广大群众进行更为公开的磋商,应该有和他们进行磋商的更大的意愿,并使他们参与变革的过程。这将包括诚实地审查过去的政策,并且坦率地讨论过去的错误和错误的判断。

我将附带地提一下其中某些错误,这些错误已在体育委员会刚提交的报告中提及。这份报告承认了在体育领域的错误和不全面的进步,我有保留地支持这份报告。

最后,南非正处于危机的时刻。它必须要么走向新的、公正的制度,要么注定走向悲剧性和血腥的混乱。南非人民渴望和平与正义。他们极其需要国际社会和联合国帮助他们实现他们的目标。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请非洲人民国大会的特伯戈·马弗勒先生发言。

马弗勒先生(非洲人国民大会)(以英语发言):非洲人国民大会极其感谢特别政治委员会所给予的这次机会,使我们能向本委员会的成员表示非国大和几百万南非人对于我国极为动荡的局势的关心,这种局势是种族隔离政策的直接后果。

联合国大会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具有历史意义的《关于种族隔离及其对南部

非洲破坏性影响的宣言》已有三年。正如本委员会的成员所知,该宣言提出的根本目标是把南非变为一个统一、民主和非种族的国家。为此,会员国确定了以国际上可接受的办法解决南非冲突的基础。在这么做时,它们认识到要实现这个结果,需要创造一种进行自由的政治讨论的气氛。因此,该宣言迫使南非政权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拆除所有限制自由的政治活动的障碍。

自该宣言通过以来,南非出现了重大的政治发展,不管是好是坏,这些事态发展无疑将改变该国的政治面貌。尽管发生了这些政治变化,南非今天仍然是一个由白人少数政权统治的国家,而在该国占绝对多数的人民仍然不享有投票和被选入政府机构的权利。

FP

如果还有必要提一下这一事实的话,那么,它发生于10月12日。在那一天,南非政权召集了少数人议会,企图强行通过所谓的《进一步赦免法案》。这一法案——笼罩着神秘的气氛,因而是违反国际准则的——将赦免犯有严重罪行和严重违反人权的保安部队成员。

比勒陀利亚政权尽管为使自已创造一个国际社会受人尊敬成员的形象发起了协调一致的宣传运动,但未能充分遵守《关于种族隔离的宣言》的条款,尤其是关于创造一种自由政治活动气氛的条款。在释放政治犯和废除限制此类自由政治活动的立法方面尤其如此。

关于政治犯问题,虽然我们欢迎150名政治犯的释放和根据南非政权和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非国大)达成的《谅解记录》在11月15日前进一步释放政治犯的前景,但是,我们对比勒陀利亚就其庄严义务作出的承诺表示极大的忧虑。

南非本身的政治现实有足够的理由使我们采取这种谨慎态度。首先,在释放政治犯问题上,南非政权有着很差的记录,它违背了根据1990年5月《格鲁特·舒尔备忘录》所承担的义务和此后其他所有与非国大达成的协议。11月2日,南非政权的法律和秩序部副部长突然宣布,政府将不再在被认定为暴力之源的所有宅区周围设置



路障,违背了《谅解记录》。这又一次使南非政权的可信度成为问题,并使人们对于南非政权的官员达成的任何协议持玩世不恭的态度。

第二,甚至在就释放政治犯问题正在达成协议时,被警察监禁的人的死亡率正以惊人的速度上升。根据一个南非非政府组织,人权委员会的报告,自从今年1月份以来,已有112人死亡。仅在10月份,就有15人死亡。法律和秩序部长迫于压力答应设立一个由退休的地方官员组成的委员会以调查这些死亡事件,这使局势进一步恶化。作出这一承诺以来已过去3个月,但仍然没有任何委员会的迹象。

第三,鉴于最近揭露的关于拘留儿童的情况,南非政权关于其有意与残暴的种族隔离历史决裂的表态显得非常空洞。基地设在西开普大学的社区法律中心、人权律师和NICRO组织联合进行了一项调查。于上个月发表的这一调查报告揭露,目前南非监狱里监禁着12 000名儿童,其中许多没有被正式指控任何罪行。但是,更令人震惊的是,南非政权对这一报告作出的反应:监管教养司的一位发言人证实了该报告的实质内容,但对这一数字提出异议,声称正确的数字更接近于10 000。

因此,显然国际社会不能认为仅仅由于《谅解记录》南非的政治犯问题已得到解决。必须对南非政权施加压力,迫使它履行义务,真正释放所有政治犯。

在创造自由政治活动气氛方面的另一个严重问题是,在南非的法规汇编中继续存在严重限制自由与和平政治活动可能性的零碎的安全立法和规定。这一状况在所谓的独立班图斯坦和自治州也存在。已经出现的紧张局势,尤其是在西斯凯,博普塔茨瓦纳和夸祖卢等地区出现的紧张局势是当局在这些地区实行压制性政策的直接后果。因此,国际社会必须迫使南非政权确保废除所有这些压制性措施,从而维护所有南非人和平集会、思想和言论自由的权利。所有这些自由在世界许多地区已成为当然权利,因此,南非没有理由成为例外。

解决我国政治问题的最关键因素是暴力问题。这一问题确实非常重要,以致早在1989年《联合国关于种族隔离的宣言》就敦促南非有关各方

“真诚地就其国家和人民的未来在根据解放组织和南非政权相互达成的协

议应不存在暴力的气氛中进行谈判”。(第S-16/1号决议,第8段)

令人极其遗憾的是,该《宣言》提出的没有暴力的气氛未能实现。相反,更应该说,自从《宣言》通过以来,出于政治动机的暴力有了显著的上升。人权委员会指出,从1990年7月到1992年6月,在南非6 229人由于政治原因死亡,也就是说,在两年时间里每天平均九人死亡。在同一时期,发生了49起大屠杀和总共128次政治暗杀。局势变得如此严重,以致非洲统一组织首脑会议决定请求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于7月召开紧急特别会议,讨论这一暴力问题。

毫无疑问,安全理事会会议的召开、安理会通过有关决议、联合国秘书长通过其特别代表进行干预以及随后为监测南非暴力部署联合国观察员,都对解决这一问题的努力作出了积极贡献。其实,完全可以说,这些努力很可能提供了必要的势头,使非国大主席纳尔逊·曼德拉和德克勒克总统于9月16日进行了会晤。

但是,令人极其担忧的是,这些努力未能制止不断上升的暴力。事实上,有足够的证据表明,目前暴力正在造成巨大破坏,尤其是在纳塔尔和威特沃特斯兰部分地区,带来了大量的生命和财产损失。上周对纳塔尔一次集会的野蛮攻击,使50多人丧生;最近在亚历山大镇10人遭谋杀;客运火车上的旅客遭到残暴攻击。所有这一切和其他野蛮行为已经惊人地盛行于我国人民的日常生活中。

在我们地区的紧张局势,尤其是安哥拉仅仅在过去一周中夺去1 000多人生命的战斗的背景下看来,南非这一具有高度爆炸性的局势更加令人恐惧。鉴于正在出现的证据表明莫桑比克等地的暴力制造者和我国的暴力制造者之间存在联系,这一局势更是不祥的兆头。

LH

如果有人倾向于认为这些报告过于牵强附会,请他考虑以下情况。

首先,英卡塔自由党(英卡塔)的一位领导成员--他恰巧也是参加民主南非大会主持下谈判的该党代表团的成员--公开承认一年多来他一直从莫桑比克的莫桑比克民族抵抗运动走私武器,提供给英卡塔自由党的军方,从而颠覆非洲人国民大会,并

且按照他自己的话说,确保南非没有举行任何选举的气氛。他们希望这将能使象他自己那样的组织动员支持,为以后将举行的选举作准备。

第二,一直有报告说在袭击通勤火车乘客的武装集团中有讲葡萄牙语的人。

第三,南非媒体一直广泛报道在纳塔尔有一支民抵运动战士小分队,大家知道民抵运动正在训练英卡塔自由党战士。实际上,已在纳塔尔的某些地方找到并确定了其训练设备。

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可以从下列事实中认清:戈德斯通委员会已决定对这些报告进行广泛调查。有鉴于此,只能有一个结论:南部非洲正成为最危险的紧张温床之一,从而构成对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因此,这使处理南非暴力问题成为极为紧迫的事情。

为找到解决暴力问题的办法,我们非洲人国民大会认为下列步骤极为关键。

第一,南非所有组织和行政机构应充分遵守《全国和平协定》条款以及戈斯通委员会所制定的各项指导方针。

第二,鉴于维持法律与秩序的主要责任在于南非政权,因此,必须迫使它承担这一责任。具体地说,它必须执行其据安全理事会第772(1992)号决议所负义务。

第三,必须使南非政权履行它与非洲人国民大会达成的协议中有关招待所和所谓“文化武器”方面的承诺,及其对戈德斯通委员会和联合国秘书长的各个建议所作的承诺。

第四,极为重要的是,联合国本身应该尽快执行整个安全理事会第772(1992)号决议,包括那些提到调查犯罪行为 and 监测该国所有武装组成的部分。

第五,我们欢迎非洲统一组织和英联邦迅速行动,协助联合国在南非的行动。然而,我们也要谨防联合国以其为由而减少其自身贡献。正相反,我们敦促联合国不遗余力地执行安全理事会为此作出的决定。

现在允许我非常简短地谈一下谈判问题。国际社会完全支持在争取民主南非大会范围内举行谈判,正是因为它被正确地视为世界机构以通过《种族隔离宣言》而

发挥重要作用的产物的诞生。因此，争取民主南非大会第二次全会所出现的破裂引起极为严重的关注。我们认为，应吸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训就是所有参加谈判的政党必须致力于实现《宣言》所载立宪原则所代表的前景；否则就永远无法达成将有效结束种族隔离制度和将南非变成非种族民主社会的任何协议。

当局与非洲人国民大会9月26日举行的会议同意除其他之外，恢复两个实体间关于立宪问题的双边讨论。还进一步同意，这一进程将扩大到一直卷入立宪谈判的其他组织。举行这种谈判的日期已宣布为1992年11月22日。必须提到，已达成广泛协议要有一个经选举产生的选民大会以及一个过渡政府。在后者建立之前，将建立各规章执行机构以保证平等竞争和举行自由公正选举的可能。

我们已作出很大努力以确保非洲人国民大会在南非政治发展问题上的立场明确无误。显而易见的是，解决我国的问题主要是南非人自己的责任。但我们的确感到鼓舞的是，世界各国人民已庄严承诺，要竭尽全力在世界上消除种族隔离这一祸患。

因此，我们敦促本委员会成员全力确保维持针对该政权的现有措施，并确保现状的任何改变符合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决议。

最后，我谨代表非洲人国民大会，借此机会重申我们铲除种族隔离并且要在其灰烬上建立一个真正非种族、团结和民主的南非的决心。我们数以百万计的人民，渴望自由，不惧牺牲，我们为他们百折不挠的意志所振。所有那些在西撒哈拉、巴勒斯坦和世界其他地方为自身自决而战斗的人们所表现出的英雄气概同样激励着我们。对他们我们心存敬意。

最后，我们正式表示，我们衷心感谢联合国会员国的宝贵援助，我们仍在双边和多边一级得到这些援助。我们相信，一个民主的南非出现在世界民族之林的那一天已经为期不远了。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这就结束了我们对议程项目33的审议工作。报告员将向大会提交本委员会的报告。

下午12时10分散会。